

著名學文界世

錄悔懺騷盧

著 騷 盧
譯 焜 炳 注



小引

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88) 是法蘭西的大哲學家和大文學家，也是浪漫派的先鋒。他生於瑞士的日內瓦，魯賓是一個貧困的鐘錶工人，因犯罪而入獄；母親是在生他的時候，罹疾身故。盧氏在幼年時代，便成爲沒有慈愛和教養的孤兒，常常寄養在別人家裏，學習着種種的技藝。後來他漂泊到巴黎，靠製作曲譜度日。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巴黎已經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模樣。盧氏和狄德洛那批「百科辭典派」的人，往還頗密。他的大作民約論，鼓吹人類的自由平等，是大革命前一支熱烈的前奏曲。還有一本教育小說愛彌兒，主張自然的教養，叫那時候的老學究，咋舌驚駭。但盧氏因爲思想激烈，不容於當時政府，只好做一個亡命客。東奔西逃，無處可以容身；寂寞寡侶，又沒有友人。這樣的生活，幾乎把這位自由的思想家，變作瘋狂。後來被赦回巴黎，這樣一代才華的偉人，就在激濁裏，結束了他的生命。

盧騷在文學上最大的成功，卻不在這極偉大的民約論和愛彌兒，而在他的懺悔錄。在一切文學中，本書是一部最有名最奇怪的自傳，也是一本文情並茂的名著。在本書裏，他痛快的承認他的罪過。然而他相信無論何人都「隱藏些討厭的罪過」。他決意要完全的表現出他自己，他相信惟有以他的真面目與大家相見，可以使大家覺悟，他雖壞，這壞隱瞞罪過的人更壞。我們可以從這一本大作裏，看到這位大思想家的生平。

第一章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年)

我着手做一件工作，這工作過去是無例可援，將來呢，也沒有能模仿的人。我要將完完全全一個人寫給

驚人看，這個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一個人吧。我不解我的心，我會把人類研究過。我跟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相像，也許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和我相像。我雖然不一定比旁人好，可是至少與衆不同。大自然造我這個人，是好是壞，卻是要看完這本書再判斷了。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最後的喇叭一響，我就要手裏拿着這本書，站到那至高無上的主宰面前，大聲說道：這是我的行為，這是我的思想，這就是我。無論是好惡事，我都一樣自由地大膽地敘述出來，我不隱瞞什麼罪惡，也不加添什麼功德。如果我有時候用一點詞藻，那是因為我記憶不上，只好加幾句話來墊補空白了。我也許自以為某件事情似乎是可能的，然而我決不將明知是假的东西認為真有。我宣言這就是我，有時候卑劣可鄙，有時候卻有德、大度，而高尚——簡直如你看到我最深的靈魂一樣。永生的神！無數的我的同類環繞着你的寶座，請他們聽我的自白，讓他們為我的受辱而傷懷，讓他們為我的不幸而紅臉，讓他們每一個人和我一樣忠誠地輪流在你的座前將他們的心事說出，如果他膽敢那麼讓他說：『我比那人好。』

我一七一二年生於日內瓦，父名以撒·盧騷 (Isaac Rousseau)，母名須萊·貝那，都是公民。祖上傳下的相當的資產，被十五個孩子一分，父親所得的實在很少很少了。他的職業是鐘錶匠，技能的確很精，這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母親是牧師的女兒，很有錢，並且賢慧端莊。我父親盡牛虎之力才得和她結合，他倆的愛情彷彿從小就萌芽了，八九歲時即已兩小無猜同游共步，直到了十歲他倆就如膠似漆形影不離了，這全是一種真情的流露，由親密的往來而形成了同情的結合。他倆自幼好像就溫柔多情，因靈魂的一致而生出愛慕。

因愛慕而愈堅他倆的信守。這種精神的諧合，與其說人定的，倒還不如說是天定的來得確切些。無情的社會，雖常阻礙着有情人的維繫，可是正因困難愈多，而愈增加有情人的真摯的愛情呢！少年情郎爲愛人而魂夢無主，肌肉也瘦削了。愛人爲稍免他的結縭起見，就勸他駕言出遊，藉解憂愁。他雖聽了她的話而旅行去了，可是眼思夢想，一日未能去諸懷，也許先見前更多情呢！他倆自經過了這番思想，愈覺得頃刻不能相離，大有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之慨，而彼蒼者天，也似在默佑他倆的好合呢！

而且我母親的弟克伯貝那也同我父親的妹妹有了愛情呢，但我的姑母卻要我的父親和他的妹妹訂婚後才允許他倆成爲戚友，結果天從人願，花好月圓，兩對少年愛侶，愛情達到了頂點時，便同在一天結婚了。因此我的舅舅就是姑丈了，而雙方的子女也就親上加親，而成爲雙料的姑表兄妹了。婚後一年雙方都抱了小孩，但不久雙方的丈夫又因事不能不捨棄了他們的甜蜜伴侶了！

我的舅舅是一個工程師，曾替希臘王國及匈牙利做過事，而且在勃格特的那一役立了戰績。至於我父親自生了我的哥哥以後，便到土耳其京政君士坦丁堡去做御用的鐘匠了。在這段離別中，我那個端莊賢慧，以及才幹的母親，很受了世人的崇慕呢，尤其法國公爵克羅對她極表敬慕，甚至在三十年後碰到我時還對我提起她的一切。可是我的母親愛情專一，對她男人矢志貞貞，她催我父親回家，他也就棄了一切不久回來了。我是在這段時期內所醞釀的孽障，十月之後，就生下我這個病弱的軀體，而我的母親也就因艱難而永離人間。從此我的一生的悲劇也就此發端了。

我雖不知道我父親如何忍受這種悲哀，我只感到他的鬱鬱寡歡，忽忽如有所失，他一想起她，也就看見我，他永不會忘卻我是換了她的生命的人，他抱着我親嘴時，我幾乎常感到他的悲吁歎息，寄怨恨懷苦於無窮的溫柔撫愛中，我因更感覺他的撫愛的溫善和悲哀了，他常對我說：「傑克呀，我們來談你母親吧。」我也就答着：「父親呀，不過我們要傷心的哩。」就只這一句話，就已打動他的心緒而淚下如綆了。「唉！」他歎息

「他的愛

妻死了雖已四十年了，可是他對於她印像極爲深刻，談話之中老是念念不忘她呢。

我的主宰者就是如此的一種人。彼蒼賦與他們一切，他們只遺下給我一個多感的心情，而這個多感的心情，在他們看是快樂的原泉，而以我看卻是一切苦惱的端緒了。

我自呱呱墜地，就帶來了祕尿病，幾瀕於危，很難有發育的希望的了。它雖時發時愈，可是有時甚且會變成旁的病症，如今還憑着它的苦痛呢！我寫到這兒，我真要感謝我的姑母，她費盡了心血纔把我撫養大了，她那時是一個端莊幹練的少婦，她如今尚健在，雖已八十多歲的高齡了，可是仍服事她的年紀較少而嗜酒的丈夫哩。親愛的姑母啊，你救我的生命，我不怪你呀，只恨我不能在你邁年報你以前鞠育的恩惠呀！我還有我的親愛的乳母茹克令也還健在，我既爲她的手而啓了我的眼睛，死時也得靠它撮合着的呀！

人類的本能大多是先有感覺而後產生思想，而我尤其如此，我記不起五六歲前的往事了，我如何去念詩，也已茫然，如今不過稍帶憶得那時的念書和效果罷了。自此之後，我便開始認識了。我的母親遺留下的很多小說，父親常同我在晚飯後共看着，其始只爲着學習字句而已，可是後來我對它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了。如此我和父親每晚展讀着看念，不終卷必不肯罷手，有時竟達天曙，父親聽見小鳥吱喞必慚愧地說着：『我們該睡了，我比你更小孩哩！』

如此短時期內，因了不適合的方法，我對於看讀固已日漸精練，而且在我這小小的年紀，竟給無謂的情慾把持了。對於一切，我未有真知灼見，就是所謂情慾，也何嘗了解呢。實際上我只有感覺這種冒昧的情慾，因在理性發生之前，尚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因此它漸漸成爲一種異樣的情操，覺得人生就和小說中的人物的一樣。以後我雖備極閱歷和反省，總難糾正我這個人生觀念了。

一七一九——一七二三——在一七一九年的夏天，我把那些小說都看完了。到了冬天，便換了旁的讀物了，我母親所僅留的書籍已全看過，於是就到外公那邊去借讀他的書籍了。真幸運我得到了許多珍貴的書籍，那是一個風雅好學的牧師所收集的，其時風氣如此，李瑟的教會和帝國史樸氏的世界全史白璫的像

人列傳、娜尼的威尼斯史、奧密的變態論、馬特兒的世界及死的書話、及莫利哀的幾種。我在父親工作時，常念給他聽的，我尤其愛看白瑞的偉人列傳，我不時看它，我的小說癮也就稍稍減少一些了。自後我就漸漸愛看阿日來的、亞里斯多德的亞耳門等人的著作，我也常和父親辯論着一切。從此我的自由觀念和共和精神，遂深深植根了，我那高傲，以及不肯低首專人的品性，更加堅深了。我在腦中所發過者全是希臘羅馬的偉人們。我既稟賦着自由公民和愛國的父親的遺傳，深覺偉人們是最好的榜樣，我甚至言行之間也會自視為那些歷史中的人物，高談着，怒目着，一天我在手舞足蹈的演述蔣難的浪漫行徑時，大家見我的手正勇敢的放在火爐上去了，不免嚇了一跳呢！

我的那個惟一的哥哥，比我大七歲，他是學的父親的手藝。因為大家對我不免偏愛，對他似乎忽略點，因為沒有多讀書，他就不很循規蹈矩，而日墜下流了！我父親就把他送到人家去習藝，可是，仍是在家一樣的躲懶。我有時遇見他，他雖未能深知我，但我看他的愛我，全是頑孩的一時的高興呢。我記得有一回，父親憤怒了，打他一頓，我即去排勸，並以身遮住哥哥，替他受罰；我父親終因我的悲哭及勸解，和怕傷了我的肉體而終於放手了。自此，哥哥便逃之夭夭，有人說他是在德國，不過他始終未有信給我們，存亡莫卜，所以我真的是一個獨養兒了。

我的不幸的哥哥，可算沒受什麼教育，我就相反：我小時養尊處優，就是公子皇孫也怕不及呢！但我在小時，從沒有獨自到街頭和那些頑兒玩嬉，家人對我這個怪習氣也不加什麼說話。小孩們的那種好說，貪嘴，以及打誑的缺點，我當然不能獨外，我有時也去偷竊菓物，糖餅，和別的東西，但從沒有去損壞物件，和冤誣旁人，就是傷害生物我也不會的。只有一回我在鄰家，同那個老太太去做禱告時，在飯鍋內撒了一泡小便，如此想起這事還覺好笑。那欄老太太克拉是一個好人，不過她的嘴總是非常喜歡噓咕的，我不很贊成。這是我在小時的一點壞事。

我怎會變成壞人呢？我的眼所接者是溫柔的事情，我的四週又全是良善的人物，我的父親，姑母，乳母，親

戚朋友鄰居，多是愛我而非故意諂媚我的。我自己當然也只有以「愛」親近他們，一切不良的惡習固無由產生。蓋意志既不會受有刺激，行爲當然不敢放肆了。我除伴同我父親讀書寫字及和乳母散步之外，只有姑母我常和她相處，看她織錦，聽她唱歌，或侍坐她的身旁，我總是十分快樂的。她的樂天的心情，溫婉的品格，漂亮的面孔，婉囀的說話以及笑貌和姿態，至今猶彷彿如在目前。至於她的打拚和梳髮的時髦，我也還能憶起它的形式呢！

我以後好音樂的癖好，也是姑母所引起的，她懂得許多流行的歌曲，她每一引吭高歌，嬌柔婉囀餘音裊裊，聽者每爲之動容，憂愁和煩悶，每不覺溶化於無形了。那些所唱曲調的大概，使我深深地感到愉快，而且至今有些事情已忘記，而這事到此刻還能記起來呢！我雖已如此的衰老頹唐，但有時還會像小孩般的悲唱着那些調子咧！

以上是我初降世時所受到的溫柔 and 慈愛，其後漸漸養成了一種自大或曲從的情狀，和一種溫柔而帶剛愎的性格了；如此柔弱和剛愎中間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自我，遂使我的生活克己和智慧，既無所似，驕奢淫佚又復不能了。

我的教育後來因事申斷了，影響我一生的殊爲巨大。這是我父親和一個法國的軍官哥突有了隙隙，這位軍官平日頗不理於衆口，他無故誣害我父親持刃行劫，想使我父親入獄，但我父親反訴他挾嫌誣害，照例他也該坐牢的，後來此事總算無形擱置了，他竟得離了日內瓦保全他的名譽和自由，他就遠避異國終其天年了。

因此，我就得往依舅父的撫翼了，此時他恰好回來服務日內瓦的築城工作，他的大女兒已死，只有一個和我同庚的兒子，我倆就到柏塞去，寄居在楞伯先生家裏，去學習拉丁文和旁的雜亂的功課。

在柏塞過了二年的鄉村生活，卻糾正了我許多放蕩的習氣，彷彿又做着小孩子般的。以前在家裏，無拘無束，倒自動的會去念書，自到柏塞後，讀書雖爲日常的功課，但我卻常常逃去找旁的遊戲。鄉村的風景，在

城裏的人看去是很新奇的，因此我遂深深的感到興趣，一生簡直沒有消滅過呢！如此醉心自然，在今日我常常自恨不能再領略此中的快樂了。說起楞伯先生他是很有智識的，對我們管教也極認真，也不使我們太辛苦，我們行動雖受拘束，讀書興趣，卻也能仍舊持續下去。在這邊我學到的東西雖不多，但卻不覺繁重，而且也沒有遺忘了，這我很自慰的。

我天天陶醉在自然環境中，我的心胸擴展了，尤其是養成了高尚的愛情，我以前所受的不過是些茫昧的感情吧了。如今既和表兄在恬靜的鄉間同住良久，我倆的感情就更覺摯切了。甚至我愛他比以前愛自己的哥哥還親密些，而且這種愛永遠不會消滅的，我的表兄瘦癯得很，心情既溫婉體質也柔弱，是一個羸弱的少年典型。我倆的工作，游嬉，嗜好，都很相像，加之又是同庚，彼此都想得到一個好友，如果我倆有一人別離了，那別一人必會感世世的孤寂的。我們如此愛好，這個想像是無機會碰到的，但這個感覺卻是存在的。我們將永遠不會分離的。我倆，不論在遊戲或工作方面意見極爲和諧，就是稍有不快之處，也會互相遷就的。在外表看，表兄是占先點，不過由我看來，卻也不下於他，恰恰平衡了。他書背不下時，我在旁暗示着，我文章已做好，就替他代做。遊戲時，我又常是主動的，我倆的性情始終相得，在柏塞到日內瓦這五年間，我倆的親愛始終不貳。有時雖鬧翻了，卻不必調人，立刻就就和好的；我倆的反臉永不會超過一刻鐘的，而且我倆也從不曾互相詆毀過，這是小孩最易犯的，這是值得大書的一件事哩！

如果此種生活，永久持續下去，就會無形間養成我不移的品性。那種溫柔恬靜的情緒，愉快的環境，都可使我奠定人生的根基。我想世人將沒有一個比我更誠實的，有時我很感覺到樂趣，有時我又不覺悲從中來，但能爲親近的人所愛，倒是我惟一的心願了。我品性溫良和我表兄一樣，就是我倆的先生柏楞也很和藹的。受教二年，簡直未受一次的厲色和呵斥過，我的心地，可說完全是受大自然的。看見大家愛我，和愛着一切自然的，同使我感到快樂，我常記得在教堂誦聖經時，有時柏楞師姊看見我誦不下時，她顯出困憊的狀態，真叫我難爲情極了。我對於他人誇贊我的，並不注意，但是羞耻卻使我極爲難堪呢，而柏師姊的困憊形狀，更叫我

受不了。

榜柏先生的妹妹對我們好像一個嚴母般的，管束我們也很嚴，她常以恫嚇的方法來處罰我們，我雖覺得難過，終不敢有什麼反抗的事，我最是怕人對我有什麼不悅的顏色的，因它是比答罰我還難受呢。她如果見了我們的錯處，便立即板起臉孔，記得有一次她對我處嚇了，還加以答罰呢！但責罰後我倒也不以為意，所以她的恫嚇實在使我害怕。她這回的打過我，我又覺得有一種快感在心內發生，這是因她真實的情感和我的性情和平之故，我雖常願受她的責罰，可是實際上不能夠，這大概因我含有「早熟」性的勃發，和與異性接觸的快樂等關係所致，他的哥哥如其答責我，我也許感到一點無味呢！

當然再度受打是無法免的，我因無意的犯過，引起榜柏師姊第二回的處責。但以後她對於這種懲戒，覺得沒有教育上的意義，也就不再運用了，其實她責打時她也太辛苦了。後來我們還睡臥在她的寢室內，冬天並在她牀上睡呢！其後她把我們移到另一房間去睡，從此她待我猶如撫養一個大孩子般，我真覺三生有幸咧！

如此八歲年紀的小孩，受了三十歲的女人的懲罰，而能影響我以後的意志，願望，情緒，以及終身浪漫的人格，這事誰會相信呢！我那強烈的性感常被我的意志和羞恥所壓制，我自始即說有強烈的性感，不過到了成年之時我還是保持純潔的，而未給這個早熟的性念所左右，雖常受那無謂的煩悶，如遇佳人而戀慕等，但我並不是如世俗人的亂來，我有理想中的對像，只要能像榜柏師姊那樣純潔的人我就滿足了。

當我發身期內，我非常地渴想女性，但我因受了教育的陶冶，始終未涉淫亂，我的教育，可說是比任何人都純潔些。我有三個姑母，雖不能譽為賢德，卻也不是隨俗浮沈的婦人，所可同日而語。我的父親雖跌蕩自恣，但對於婦人面前卻極有禮貌，見了女子，往往未說話，而已怕羞了。他對家人從未苟言色笑，對待小孩也極謹慎。在榜柏先生家也是很規矩的，有一回一個傭婦因同我們講了一句說笑而被辭去了。所以我一直到成人時，我尚不懂何謂「異性結合」，而且還覺得可憎呢。至於娼妓那些醜態我更厭惡了，有一次聽人說起桑間

漢上的苟且行爲，我也覺得太不像人們所幹的。

此種教育雖不近情理，但它能阻遏我這種劇烈的慾念，我心內雖是意馬心猿，但我只求如何能使我得到急淫的快樂，無論慾念怎樣沸騰，我只有忍耐克制，而形諸夢寐以求滿足罷了，我雖如何癡思妄想，怎樣受着刺激，終不敢有何舉動，最多不過在心目中假托一些女人聊以寄興而已。

此種早熟性，以及熱烈易刺激的情緒，不僅在我幼年時，對女子的渴慕，都和待聘師姊一樣的純正；就是在我成年後，也不會因早熟和熱烈的性情而使我對女子有放蕩的舉動，這種兒童式的興趣一直維持到永久。而且我的怕羞的癖性，懦怯的舉止，極難得到女人的青睞的，在他人所急要求的，我只是最後的目的，心餘力拙，難怪一般女子不能瞭解我的心情了。當我愛慕着她時，但我愈不敢說出口來，外面既無所表示，就只有求諸於內心的滿足了。我覺得最快樂的便是屈身求愛時，受她的嬌語罵了。此種幻念刺激我的心血沸騰，但同時我更覺得柔怯難爲情，如此的施用愛情當然不會有效力的，我自己雖不能常與女子親近，但我別有真樂，此種樂趣不在形色，而全在夢幻之中。由此可見我孱弱的氣質，純粹的情感以及浪漫的心情無形混合了，遂形成我這樣的情感和守禮的行爲。如果我以此熱烈心情感稍稍越軌一點，那末流弊所及，真是不堪設想哩！

我如此先說出如此怪誕的懺悔，實則在我的一生，始終都是這類可笑可羞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惡罪可書。我至今雖已老耄，但這種小孩般的衝動猶方進未艾，如果我愛了一人，那種熱烈的情焰必至於目迷耳聰，一切知覺必全消失，並且全身肌肉也會引起了顫動，但我終不能對此人有什麼表白我這種熱情哩！除了我有一次在兒童時代，曾經有過一個同年的姑娘，雖然這還是她的意思呢！

我的此種最初的遺痕，外面看去，彷彿是矛盾不可解，其實也是勢所必然，因爲多情善感的關係，如不由同點上去觀察，往往會覺得奇怪的。例如我強烈的心靈和那懦弱的情感之交戰，誰會相信我這個懦弱而又怕羞的孩子，會做出頑強的專情呢！

我一人近房內看書一個女傭把楞師姊的髮梳放在火爐上烘我她來拿時已看到有一邊梳齒完全拆斷了。誰會做這個惡作劇，除了我來過此房，別無他人了，於是她們就來詰問我，我矢口不認幹過此事，楞伯先生兄妹嚴詞誘迫着，恫嚇着，我仍是不承認。此事就漸漸嚴重了！因為她們以為這是我有心哄騙的行爲，楞師姊不好再打我了，不知誰寫信叫我舅舅來了。其時表兄也遭了一樁錯失，我倆就同受極嚴厲的處罰了。

迄今回憶此事已有五十年久了，我自自然不會怕受這同樣的刑罰了，但我仍要矢口否認我是有罪的，我毫末去折斷梳齒，連碰也未碰到過，更沒有走近爐子附近了。有人問起這事的真相我只有說不明白，我所知道只是我實在無罪罷了。

一個品格溫和而怕羞，有熱烈的情感而又傑傲不馴的兒童，他對於世事毫無所知，他一直給溫和和正直所薰染，如今當頭一棒受着的冤屈，而且這冤屈又是他所最親愛最敬重的人所出的，他的心緒、情感、智識、道德方面，是有着怎樣地擾亂呀！你想此種矯正兒童的方法是否適當。至於我是受冤屈的影響所及，至今猶有餘痛呵！

我對於旁人的輕譏，詆毀，雖還不會介意，但在內心上，我覺得此種莫須有的罪名妄加，我身實在太殘酷了。身體的痛苦雖很重，尚不覺怎樣，心上忿恨和失望，卻最難受的，我的表兄也在同樣的狀況中，我倆睡在同樣，互抱着身體在抽搐，啜泣，我倆柔弱的心有時也會把忿怒宣諸於口的，我們站起，不住的盡力喊着：劊子手！劊子手！

我逃到這兒，尚覺筋脈憤張，此情此景永永不會磨滅的了，這第一次的受慮以及不公平已深深地鑄諸腦內，使我以後碰到此種事情，就會引起我這第一回一樣的反抗。這個反抗差不多形成我的第二個品性了。這並不是爲我自己的，我後來遇見世間那種橫暴的殘酷情形，彷彿是我身受般的。因此我看到君主的暴虐，以刁奸教士的行偽時，我就十分難過，每欲拔刀去之爲快。有時看見一隻雞，一頭牛，或一隻狗，受着同類的欺

悔時我往往氣喘汗流用石塊趕散它們，這雖是我的一種品性，但那第一次所受的不公正的事件，深印腦際永遠聯結着而不能去諸懷。

我的兒童期的恬靜生活至此已告段落。以後就不能再有這種天真的快樂了。我們以後也還在楞柏家住了好久，我們雖好像仍在天堂，可是實際上已不是那回事了。一切愛情，尊敬，親近，信仰，等等已不能連繫於師生之間了，我們也不像以前那樣的尊敬他們了，他們也已不能瞭解我們的心情。我們做了錯事也不如以前那樣遮羞了。我們從此學會了遮飾反抗以及做假等事了，遊嬉也覺得不是我們的事了。一切隨年俱進的事已沾損我們純潔的質地，而且使我們失去了天真。這鄉村的風景，也已不能使我們留戀了；好像它是充滿荒蕪寂寞的色彩，引不起我們的興趣。我們自己固也不願再如此過着，就是大家對我們也有厭倦之意了，我舅舅就來把我們帶回家。因此我和楞伯先生兄妹的別離倒也沒有難捨難分的情景。

自從離柏塞已有三十年多了，可是我回憶那時許多的事情，至今尚覺高興。以後由中年而暮年，我這個兒童時代的回憶還覺愉快。彷彿老景無多，不得不追取少年時的歡樂以自娛呢！那時雖有一些瑣屑的往事，但回味着也足留戀。我極想追憶那些地方，那些人物，那些時候，想到那男女的僕役在做着工作，忽有一隻燕子從窗飛入，一個青蠅停在我手臂上，那房子的形式布置，楞伯先生的寫字檯旁邊掛着一幀皇帝的像架，那個寒暑表，一個大日曆，滿園的荒草蕪徑，一一都在我的眼前浮動着。我明曉得讀者討厭看這種瑣屑的敘述的，但我卻非說不可呢！還有種種佚事遺聞，至今想起了，猶覺生動有趣。但往事雖多，我只說了一樁也足慰情勝無了。

如為讀者歡娛計，我必得先說楞伯師姊的一樁事。做個發端，她有一次在園後草地上滑跌了一交，我雖覺的好笑，而且以為她如果在那菓樹上掉下來，將更可觀呢，但我因為愛她如母子般，也許更進一步程度，不替她擔心了。

諸位讀者也許要

手內

說的那菓樹而引起興趣，那末且聽這個慘劇。你們或許要打顫呢！悲傷！

在圍門外邊，有一個高阜，是大家休息的地方，只恨沒有樹蔭。因此楞伯先生親在那邊種了一棵胡桃樹。這種樹的典禮也不無可述，我們兩個小孩就是司儀者。當他們在把泥堆在樹根時，我和表兄手執着樹幹，口里唱起勝利的歌，爲澆水的方便起見，就於樹根周圍弄了一個凹潭。我倆就想去種一根小樹在高阜上好像旗子般的豎在戰野中，我倆就在預備着。

因此我們先折一段柳枝種在小阜上邊，離那胡桃樹約有八或十步的距離，並於樹根四圍也弄了一個凹潭。最困難的水源很遠，而且他們也不允我們去提水。我倆想盡腦袋，纔得到一點水，澆了幾天，它竟生了根，並且長出葉子，我倆就時時去量它，看它有多高了，以爲不久當可供我們憩息納涼了，你想癡也不癡。爲了這棵樹，我倆盡心極力地一天忙著這事，讀書也沒心緒了。他們見了這個情形，以爲我們在外邊一定做了什麼事了，嗣後就禁止我們向外邊跑，而那棵樹因爲缺水，也就只有奄奄待斃，這叫我們如何地悲傷呀。因爲需要，我們就因此想出一個使這樹不死的新法子，便是在地下掘一條暗溝，將灌溉胡桃樹的水引到這邊來。這個工作，很是麻煩吃力，其初沒有什麼成功。因所濬的暗溝高低不平，水源不能流暢，而泥土受了水也鬆懈了，以致閉塞了暗溝，入口地更是填塞着污物，事情完全失効，但我倆並不因此灰心。堅忍的努力足以戰勝艱鉅。我們深信暗溝與凹潭再加深掘，水流便會通暢。於是又把許多盒子劈成小片，在暗溝旁砌成三角形的牆，在胡桃樹的旁邊處，再放些有小孔的薄片做澄清泥沙的用處，然後極細心地將粘土遮蓋上面踏實了。在一天內一切事兒完成後，我倆便耐心希望灌溉胡桃樹之時，可以稍分潤一些給柳樹。澆溉時候已到，楞伯先生仍如平時一樣親來看管。我倆跟在他後邊，極力遮蔽楊樹不令他看見，結果總算給蒙蔽過去了。

不過只有第一桶水澆下時，楊樹凹池稍得一些水分，我倆不禁狂喜叫喊。楞伯先生驚訝回視着一眼。他正在驚喜他的胡桃旁的泥土怎會鬆懈吸收這樣許多水量時，突然瞧見二個凹潭了，他不覺也狂喊了。他曉得我們別有用心，立刻拿了一把鋤頭，把暗溝上的薄片一起挑了開去，口裏喊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他不到一刻，那些木片，暗溝，凹潭，楊樹，一齊破壞無餘了。如此悲慘的蹂躪中，他還不住喊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

我倆的一團興致給掃滅盡了。

大家必以我們要受懲罰了吧。事後毫沒什麼。楊伯先生對我們也沒說什麼。隔了好久祇聽見他在綠蔭面前大笑，他的笑聲好像發自極遠的地方。我倆也就放心了，但我們仍想於他處再植別的樹木呢。而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往往叫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覺得自己很可以自傲，因為我曾建立一條水溝的大工程呀。我真覺得有十分的光榮。

這點故事和那胡桃樹的種植的回憶，給我非常深刻的印像。我在一七五四年到日內瓦時，極想到柏塞看看那有了一世紀的胡桃樹呢！我對它的回想真十分有滋味，自身雖不能前往看看，心中卻未嘗一日忘。我很想找個機會去看看它。如果我還能看見那胡桃樹的話，我願以我的眼淚去灌溉它呀！

其後在日內瓦舅舅家住了二三年，只在等盼人家來決定我的將來。舅舅想叫兒子學工業，因此教他習繪畫和幾何學等。我隨着同學，深以繪畫投合我的心。至於我的前途，他們有主張習鐘錶業，有主張學法科的。但在我倒喜歡去做牧師，只資財缺乏，無法供給學費呀。又以我年紀尚小，不必急於找定什麼職業的必要，我也就樂得在舅家過着安靜的生活。

舅舅也和父親一樣的貪圖安逸，稍稍不如父親肯盡責而已，所以我們的教育從此鬆懈一點。舅姆是一個宗教中人，她一天到晚做禱告，不管束小孩的。我們就更自由自在。我和表兄二人相處日久，頗得教治之樂，自無庸和外邊的頑童遊玩。而且家裏玩耍的東西很多，我們自製着烏桉，笛，風琴，大鼓，小砲，箭袋等。又將外公留下的東西，拆散了改造鐘錶。尤其叫我們高興的，便是將紙改作圖畫了，塗上各種的顏色，真是樂意。那時有到日內瓦來的一個意大利的賣技人，我們去看過一次，以後就沒有再往了。他有一些木頭戲，我們照樣做造。他的木頭人會扮演各種戲劇，我們也照樣泡製，因為我們沒有學過，所以不很像樣。有一天，舅舅在家，對我們說了一個宗教上的小演講，我們也就跟着學習演說了。這些事情自然不是很有趣的，我和表兄二人親密得不想請交別同伴，看見別處有兒童成羣，也不願參加去玩。我倆既友愛，雖有不關緊要的事，但一經我們

同做就覺得意義無窮了。

我倆既形影不離，難免引起別的兒童的注目了，又因我身裁很矮小，表兄則極高大，看去極不相稱，加之他的那條瘦削的臉，熟蘋果色的顏色，懶散的神情和服裝的隨便，在在足使小孩們驚奇。因為他常會口吟着拍拉得拉的一句土語，所以他們就給他一個綽號拍拉得拉了，我倆如出門，就只聽見滿街的拍拉得拉的聲音。他很難忍受，我卻忿忿不平，想和他們動武，這恰正中他們的心計了，剛一交手我就打敗了，表兄雖盡力替我幫助，終因他太懦弱了，一推就倒在地下了。於是我更忿激，因此我的受打也較多。實際他們的目的是在拍拉得拉，後來我們只好在他們去讀書的時候纔敢出門了。

我如此地好抱不平，就不能沒有美人來旁襯，我有二個呢。我常到雷地去看我父親，那邊的人很愛他，也就愛及他的兒子。我在那邊住了些時，大受人家的眷愛呢！尤其畏生太太最愛我了，並叫她的女兒作爲我的小情人看待呢，不過大家要知道這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作爲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子頑耍而已。而我卻認爲真了，拿出誠心熱腸待她，我愛她的熱誠幾乎瘋狂了，這不免令人好笑。

我也曾嘗過二種戀愛的味兒，她們雖都很熱烈，但情形各有不同，和平常的友誼也不像。我一生給這兩種戀愛所糾纏，我有時愛畏生小姐，竟至會不許旁人親近她的。但同時我又愛上一個名叫格冬小姐，雖不很長久，愛情卻很熱烈。格冬小姐不過時來教我書，談話罷了；但我得到了十分快樂，並使我明瞭男女交際的神秘情形，我不會對畏生小姐說及我和格冬小姐的情愛，猶如她有愛人而對我瞞着一樣。但雖怎樣祕秘，這事終給識破了，我們的戀情也就分散了。

那位格冬小姐可說是一位怪女子，她不很美，但有一個動人的面龐，使我如今這老還牢憶着。她的那雙秋波，身段和姿勢，彷彿和他年齡不相稱。她有一種威嚴尊重的態度，這是她引起我愛她的原因。她有的是果敢而又深刻的心計，使人難以捉摸，但她對我，卻不很頂緊，她完全以小孩子般的看我，她若不是過了成年，她就只會像小孩般的，所以也不知此中危險而當作戲嬉了。

我對這二位姑娘的愛情無分軒輊。但和其中的一個正在談得快樂時，我就會忘了另外那一個。她們在我眼睛中稍有不同，如果我得終身親近畏生小姐，我永不會厭棄她，親近她時，我所得的是一種閒靜愉快，沒有什麼感動。我最願和她同大家一起，好叫旁人對我們笑侮，甚至見妒，我就愈覺得她的可愛，愈覺其味無窮。她如果拒絕別個男人向她乞愛當兒，我更覺得自己的勝利的價值。我雖常受人家的侵凌，我倒喜歡如此的挫折。那些歡呼的拍手，鼓勵，笑語的喧嚷，我愛她的熱度也會同時加厚。在大衆中，我對她的愛愈增強，所得愛的成績當然也加深。如果我倆獨在私語，也許不感興趣，甚至於悶人呢。真的，我相戀着她，她害病了我憂愁，而願以己身代她，祝她早日健康。我深覺病的苦和健康的美呀！我一離開她，便忽忽不樂。她的撫愛我的深厚，使我永永不忘。我對她很謙恭有禮，她允許我一切不踰距的事，不過我如見她對人家也如此，那我就不能容忍。我如親姊妹般的愛她，可是我對她的妒忌，卻又像一位情人哩。

假如我幻想格多小姐愛人家和愛我一樣，那我就會氣惱得無以復加，我覺得她的愛情是不可輕易許人的，因欲得她的愛當以我的膝頭跪出來的呀。我親戀畏生小姐時，我會感動，但不會過甚。不過我的眼光一遇到格多小姐時，我就不能自持了。我和畏生小姐廝熟而不致於浪漫，而格多小姐則不然了。如果我和她永相廝守，不知我會如何活着，恐怕連呼吸也不能呢。她倆的發脾氣我都有點怕，但對畏生小姐的惱怒，我不會有什麼感動；只有格多小姐，她要怎樣命令我，赴湯蹈火，我也得服從了。

我和格多小姐的愛情時間很短，這可說是雙方的利益對畏生小姐，則因沒那樣的危險，故相處較久，也無極大的不安。這是很可玩味的。我和畏生小姐的相愛雖不見熱烈，可是極講得來，她的別離使我傷心流淚。別離後，我對她的相思簡直與日俱增，此種離愁真是苦痛，雖我不必尊爲她一人而思念，她卻佔了大部份呢。我們互通情書聊解相思，信中的情愛是如火一般的熱烈。後來，我總算幸福獲了她的許，可親來日內，又看我一次。當她來時，我差不多快樂得發瘋了。當她回去時，我恨不能跳下水跟她去，悲哭的聲音，天上也可聽見呢。過了八天，她由郵寄我許多果品及手套，可恨其時我已聽到她嫁人的消息了，而這回來看我不過是爲辦嫁

竊的便而來的。我一時的氣憤竟誓不再見這個不貞的女人，聊以懲罰她。她倒底不會無疾而死。過了二十年後，有一次我去看父親在遊日內瓦的湖時，看見那邊艇上的人兒，我問父親是誰。父親笑着，怎麼，「你心內還沒對你說嗎？這就是你以前的情人寇且太太，也就是以前的長生小姐呀！」我一聽見她的名字，心裏非常難過，立刻叫舟子轉舵他處回去。我一起想起這四十多歲的婦人便引起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好遊反給舊情惱，真是一個眼前報復呢！

一七二三——一七二八——如此的沒有決定我的前途，我把光陰全消磨在無聊的事上。最後把我送到馬倫先生處學做律師書記，這事非常不稱我心。舅舅卻望我由此弄點錢，而我實在不高興這種缺乏自尊心的事業。每天的零碎雜務弄得我頭昏腦脹，枯燥和束縛的工作叫我一天也不能過呢。而馬先生呢也似乎不歡迎我，有時且責備我懶怠，蠢笨，他對我說，我舅舅說他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孩子，那知不到一年竟是如此無能的笨東西，終因我的不稱職而辭退了出來。馬先生還對旁人說我祇好去做一個粗人呢。

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職業，就是到一個雕刻家去做事了。因以前做書記的受人家的奚落，我對於新職業就不能不服從了，我的業師陀安先生是性情暴戾的人，不多時他把我小孩子的精神和活潑的天性揩磨盡淨了。完全是一個藝徒的模樣了。我學過的拉丁文，歷史等早已丟諸腦後了，我毫記不得有什麼羅馬人的事了。我父親對我也不像先前那樣寵愛我了，當然女人們更不屑和我一塊了；我甚三怕再見勞伯先生和他妹妹以免羞辱。此種卑劣的意趣以及不上進的志氣，我恬不為恥，反倒安之了。以前的好教育也不能阻止這時的惡慣的薰陶，教育完全環境所戰勝了，少年有為的凱撒也早已頹廢不振了。

這個雕刻的職業，我並不嫌棄它，因我嗜好繪畫，而用鋼鑽去劃刻，也覺有趣呢！這個刻畫，只限於用鐘錶，所以手續極簡單，我很希望使牠成為造極的妙技。假使我的業師不很暴戾和壓迫過重，這個企望也許可以達到。有時我在業餘，做了幾個給我朋友留為紀念的騎士徽章，他一見了，以為我做私事並造假幣，便狠狠打我一頓。什麼叫銀幣，我完全不懂。我只知道古代羅馬的錢幣的形狀，目下的通用貨幣，形式如何，完全沒見過。